

• 053 •

不嫁

周老太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却一个女婿也没娶。她问儿子：“你小子，怎么还不结婚？人家小伙子，都比你大好几岁，早就结婚了。你小子，怎么还不结婚？”儿子说：“妈，你别催我，我还没找到合适的。”周老太说：“你小子，别挑三拣四的，赶紧结婚吧。你小子，别挑三拣四的，赶紧结婚吧。”

• 101 •

美颜

钱蕊是个爱美的姑娘，她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在脸上。她喜欢自拍，喜欢让别人夸她漂亮。她觉得自己是个美女，是个让人羡慕的姑娘。她喜欢和别人攀比，喜欢让别人羡慕。她觉得自己是个美女，是个让人羡慕的姑娘。她喜欢和别人攀比，喜欢让别人羡慕。

• 121 •

除三盟

曾姐是个爱美的姑娘，她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在脸上。她喜欢自拍，喜欢让别人夸她漂亮。她觉得自己是个美女，是个让人羡慕的姑娘。她喜欢和别人攀比，喜欢让别人羡慕。她觉得自己是个美女，是个让人羡慕的姑娘。她喜欢和别人攀比，喜欢让别人羡慕。

• 001 •

跳楼者王自梅

王自梅是个爱美的姑娘，她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在脸上。她喜欢自拍，喜欢让别人夸她漂亮。她觉得自己是个美女，是个让人羡慕的姑娘。她喜欢和别人攀比，喜欢让别人羡慕。她觉得自己是个美女，是个让人羡慕的姑娘。她喜欢和别人攀比，喜欢让别人羡慕。

• 017 •

阿婆赵梦茹

她感觉到自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浑身火辣辣，软绵绵，但痛得并不那么真切。她想起自己已经奔奔了一辈子，已经奔奔了一辈子，已经奔奔了一辈子。她想起自己已经奔奔了一辈子，已经奔奔了一辈子，已经奔奔了一辈子。她想起自己已经奔奔了一辈子，已经奔奔了一辈子，已经奔奔了一辈子。

• 135 •

小奶奶

虎皮妈是个爱美的姑娘，她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在脸上。她喜欢自拍，喜欢让别人夸她漂亮。她觉得自己是个美女，是个让人羡慕的姑娘。她喜欢和别人攀比，喜欢让别人羡慕。她觉得自己是个美女，是个让人羡慕的姑娘。她喜欢和别人攀比，喜欢让别人羡慕。

人间故事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故事 / 虎皮妈著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404-8268-8

I. ①人… II. ①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3938 号

人间故事

Renjian Gushi

虎皮妈 著

出版人 曾赛丰

出品人 陈垦

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(200020)

责任编辑 耿会芬

封面设计 曾国展

版式设计 王瞻远

责任印制 王磊

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
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622 号 (410016)

网 址 www.hnwy.net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60 千字

版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8268-8 定价: 42.00 元

版权专有, 未经本社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10-80261198

亲爱的，

我无法告诉你人生应该怎么过，

只能讲个故事给你听。

我原先对这本书书名的提议是“漏”。

“漏”的第一个意思，自然是千疮百孔，如张爱玲所说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上面爬满了虱子”。每个人的人生，不是这里漏一点，便是那里漏一点。“万全”两个字，是永远追不上的。“漏”还有第二个意思。佛家四法印：“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有漏皆苦，涅槃寂静。”这里的“漏”，指代的是一切情感。悲伤、痛苦，自然是苦，但幸福、快乐，其实也是苦，因为终有一天也会消失。

编辑说这个名字太生僻，于是给起了“人间事故”，我也表示赞同。（但后来觉得“事故”一词有点言重，便改为了现在的“故事”。）从这两个名字，读者大概可以知道，这本书里讲的大多不是欢乐的故事，没有底层逆袭、没有主角光环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因果里浮沉。这不是一本让人看完会觉得很畅快的书，我或许也从来没立志要写让人看完觉得很爽的故事。

有几个真实的人生是快意的呢？

但我也并不旨在写灰色压抑的故事。虽然有漏皆苦，但众生有情。我们对幸福、快乐、美好的那一点点贪恋，我们在注定下沉那一刻的奋力飞扬，才是人存世间最宝贵的东西。如《狂奔》里沈媛媛的奋力奔跑，如赵梦茹、王自梅的离经叛道，如《静安》里最后

的和解，又比如《一步之遥》里吴观那样挣扎，《偷》里刘小佳那样反抗。

我希望读者可以在这些故事里看到力量，也能体会悲悯。

最后要感谢浦睿文化、感谢我的策划编辑杨萍在公众号红海中发现了我的这些故事。我初中时写下的理想，是“作家、律师、演员”，但长大以后自己却从来没有当真。大学学的专业是新闻，后来也不过想在企业里谋一份安稳的白领职位。如今这本书的面世，于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冥冥之中，离曾经的幼稚的理想越来越近，就这点而言还挺励志的。希望读者们能喜欢这些故事。

虎皮妈

2016年12月17日，于硅谷家中

目录

001

•

跳楼者王自梅

017

•

阿婆赵梦茹

053

•

不嫁

067

•

狂奔

085

•

伞

101

•

美颜

111

•

偷

121

•

除三盟

135

•

少奶奶

153

•

静安

175

•

杀夫

195

•

一步之遥

Story
No.1

跳楼者王自梅

我正在给关机的费添打第十三个电话，忽然，丽丽火急火燎地端着一杯咖啡冲进办公室：“出事了！出事了！隔壁商场有人跳楼了！”办公室的八婆特别多，统统潮水一样围拢。丽丽愈加兴奋，惊恐的脸上渐渐显现出一点潮红：“吓死我了吓死我了！刚刚去买咖啡，就看到里三层外三层，都是人。我一问，说有人跳楼了，六楼跳下去哦！”丽丽奋力扒开人群，挤到二楼扶杆前看了一眼，尸体已经被抬走了，地面徒留一大滩血。“不行了，我晚上一定要做噩梦了。”丽丽拍着胸口。

不一会儿，丽丽更新了朋友圈——“这时候才知道，活着真好。”我看了，心里却别别一跳，给费添发消息——“不管怎么样，活着就好。”

之后我才知道，那个在我办公楼隔壁商城跳楼的，就是王自梅。我认识她。

王自梅是小时候老房子的邻居，因为她和我爸爸是同辈，所以我有记忆以来，都喊她“嗲嬢嬢”。嬢嬢是吴方言里对姑姑的称呼，而嗲是说，王自梅真的是从来自我感觉很好、很会发嗲的一个人。

大概是我幼儿园中班的时候，有天回家上到二楼，发现隔壁王婆婆家里人声鼎沸，好像挤进去了一整条弄堂。一片喧闹中，忽然听到一个清脆娇嗲的声音传来：“大庆阿哥，你回来了呀！这个就是芬芬啊？哦哟，长那么大了呀！”

黑压压的人群识相地分开一条道，于是我看到了，有一个长波浪红嘴唇涂着指甲油的瓜子脸女人，坐在王婆婆家的饭桌边。她的皮肤雪白，衬得一双眼珠尤其地黑。风含情水含笑的眼神朝我飘过来时，我竟然红了脸低下了头去。

我爸听着声音，就领了我朝王婆婆家走去，边走边笑：“梅梅，你回来了啊！日本去了几年啊？三年咯！越来越漂亮洋气咯！”我晕乎乎地醉倒在人生中的第一次香水味道里，只听到我爸说这个美人从小被他们叫“嘤妹妹”。我糊里糊涂地喊了一声“嘤嬢嬢”，得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精致的小熊发夹。“现在日本的小姑娘里面最流行了！”王自梅得意地笑，眼角眉梢都飞了起来。

• 2 •

我妈在王自梅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，对她态度极差。每次她跑到我家里一声声嘤嘤糯糯喊“大庆阿哥”时，我妈的白眼都要翻不回来了。“天天妖里妖气，班也不上，荡在弄堂里，嘤给谁看啊？”我妈咬着牙，“算日本回来有几个臭钱来，谁知道她在日本是做什么的啊？”但骂归骂，只敢在背后，当着面最多板一张脸。漂亮而张扬的女人，谁也不敢轻易得罪。前途无量。

其实我长大以后才知道，王自梅当时也不年轻了。即使拿现在的标准，也是个二十八岁的大龄剩女。但岁月不曾负美人，回上海

后不到一年，她就嫁给了知名医院的外科医生。婚礼很风光，在花园饭店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穿婚纱结婚，也第一次吃到鲜奶大蛋糕。

又很快，王自梅就抱着女儿月月回娘家坐月子了，再后来，她又带着女儿待在娘家不走了。英俊的外科医生周末过来，王自梅就袅袅娜娜地依在楼梯口撒娇：“你舍得过来看我们母女啦！”然后翻一个娇俏的白眼，高跟鞋“蹬蹬蹬”踩着就回了屋。

我小学四年级时，王自梅离婚了。那段时间上海滩上有一阵股疯，几乎人人都在炒股。我妈在王自梅的带领下，班也不高兴上了，天天着了魔一样跑证券交易所。王自梅配了一个BP机，弄堂里的男男女女视若珍宝，每天都是头挨着头在那里看行情。但王自梅自己倒是不在意这个BP机，她喜欢去大户室里坐着，喝茶剥瓜子打牌，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以为炒股票和看电影差不多。

据说，王自梅的医生老公极其反对她炒股，再加上长期婆媳关系不睦夫妻分居，两个人终于协议离婚。那时候的王自梅意气风发腰缠万贯，并不以为这是自己人生的污点。而比我小六岁的月月，就此正式变成了单亲家庭的小孩。

“认购证”“打新股”和“听消息”，是我最早知道的几个和股票有关的词汇。小小的我并不明白股票为什么需要去打，也不知道消息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，但这些词从不可一世的王自梅嘴里吐出来，像圣旨一样印刻到了大家的心里。

我记得有一晚我在父母的争吵中惊醒，原来我妈要拿装电话的六千块钱去打新股，而我爸不同意。那时我奶奶已经瘫在床上不能

走动了，最大的愿望是家里装个电话，常常听到远在四川插队落户的大儿子的声音。我心惊胆战听他们争执了半夜，不明白为什么哆嬢嬢突然变成了我妈的朋友、我爸的敌人。

“你去学她好了！你也离婚好了！”“你不要没良心，我不也是想为这个家多赚点钱？”“这个家不需要你多赚钱！”“不需要我赚？你能赚啊？你看看这住的是什么房子啊！你看看你存折上有多少钱啊！你老娘谁在服侍啊？”

但我终于明白了——原来钱是一样好东西。而我家没有。

• 3 •

我始终理不清我对王自梅的感情。她是传说中那种迷人的坏女人。

我妈和其他女人背后总要偷偷议论她，议论她的私生活，鄙夷她的性格人品，唉声叹气地可怜小月月：“作孽哦，妈妈不管，爸爸不在，只能靠王阿婆拉扯。”但当了面，却又要巴结她——用她的BP机，听她的消息，受她的小恩小惠。

有一回，大概王自梅推荐的股票涨得很好，全弄堂都欢欣鼓舞。王自梅大手一挥：“今天我请客，大家去吃自助餐！”黑压压的一班人，扶老携幼，换了几辆公车，最后到了一家金碧辉煌的海鲜自助。

我只记得自己贪婪地吃了一杯又一杯冰激凌，随口对月月说：

“你真幸福，可以经常吃冰激凌。”月月眨着和她妈妈如出一辙的大眼睛，回答：“是么？幸福是什么呢？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？”我很讶异五岁的小孩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告诉了我妈。几个星期后发现，这又成为了背后嚼王自梅舌根的经典段子。我辗转听到的那刻，非常羞愧，觉得很对不起月月，也对不起请我吃饭的哆嬢嬢。

那次股疯，我妈买入的最后一支股票叫东方明珠，随着它的一路下跌，漫长的熊市到来了。人声鼎沸的弄堂，声势渐渐消减了下去。

王自梅也被深度套牢，在一片指桑骂槐的唉声叹气里，她脚踩高跟鞋搬出了娘家。据说，是和那个游泳教练姘居去了。半年后，月月又被送了回来，理由是孩子马上要上小学，老房子这里的学校好。但坊间传言，是王自梅嫌弃女儿在家碍手碍脚不自由。月月忧郁的眼神和内向的性格，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。

初二的时候，我妈下岗了。一开始政策说夫妻里只会下岗一个，但两年后，我爸也下岗了。朝令夕改，也就这样改了。小老百姓们疲于奔命，并没有力气来螳臂挡车反抗时代的洪流。

我妈下岗后，辗转找过几份工作，有一份就是在王自梅的美容院里做收银兼销售。王自梅那时候每个月会大包小包来老房子几次，

看王婆婆和月月。闲了就坐在我家，偶尔还谈股票，开始蹦出一些阴线阳线K线的专有名词，俨然比只谈消息的几年前段位高了——据说是换了一个做金融的男朋友。她日本带回来的钱显然不仅在股市，还做了不少小生意。起初开过面馆和服装店，后来专注在美容院，做了十几年。下岗大潮后，美容院老板娘忽然又变成了弄堂红人，解决了不少老邻居的再就业问题。只是大家又聚在一起说她刻薄抠门，做了一段便纷纷跳槽。

但老板娘王自梅又红光满面了，恢复了指点江山的气概。她带着已经是小学生的月月坐在我家，一边嗑瓜子，一边教育我：“考大学当然重要，专业也要紧的！你以后要学，就去学金融，像我们家小顾，分分钟几百万上下！”她的眉飞色舞刺激到了旁边的月月，月月一声不响，起身就往外走。王自梅瞥了女儿一眼，眉头一皱：“这个小姑娘现在脾气越来越怪了，跟她爸爸一式一样。”随后又拽着我：“芬芬，哆嬢嬢跟你说真的，学金融好，赚的都是大钱，以后帮你爸妈买个大房子，对吧？”我微笑着点头，望着她眼角边飞舞的鱼尾纹，心里五味陈杂。

那个年代，上海流行的一句话是“不博不精彩”。到底是拼搏的“博”还是赌博的“博”，并没有人去深究，只是楼越来越高，速度越来越快，人心惶惶，心痒难耐。高考后我并没有博进金融系，2分之差，调剂到了社会学系。

我大学毕业那年是2004年，上海的房价刚刚开始上涨，毕业生们以出国和进外企为荣。我也顺利进了一家500强外企，开始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生涯。这安顿了我爸妈下岗那么多年来如惊弓之鸟一样的心。2005年，弄堂拆迁，我做了一个重要的投资决定——除了拿拆迁房，又用多余的钱和家里的积蓄做首付，贷款买了一套市区的小房子。十年后看来，这是多么英明的一个决定。

这个决定又是受了王自梅的影响。彼时，她已经是资深的炒房客了。“买房子，肯定是要买房子！”王自梅侃侃而谈，“上海的房价肯定要涨的，不相信你们看看香港，香港的房价那高得离谱啊！”她在一个小区买了两套房，一套给王婆婆和月月，一套自己住，还准备再买一套投资。

但人到中年的哆嬢嬢也有烦恼事。“月月现在跟我一点都不亲，”她偷偷跑到我家来抱怨，“而且脾气性格吧，跟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了。我根本不能说她，一说她就要跳起来，比我还凶。”我妈只好安慰她：“青春期都是叛逆期，很正常的。”“成绩么一塌糊涂，”王自梅叹气，“考大学也不用想了，以后有你家芬芬一半出息就好了。”“你自己小时候读书就读不好，还说女儿干什么。”我爸在旁边插嘴。她笑起来，飞一个媚眼：“大庆阿哥，这种坍台的事情你好不要讲了呀。”虽然笑起来的时候美人余威仍在，但早就不是全盛时候的面貌了。

2006年，月月在高三时，被王自梅送去了澳洲读书，据说是托了已经荣升副院长的月月爸爸在澳洲那里的亲戚。

同年，我遇到了费添，比我大三届，学金融。2007年我们结婚的时候请了以前的老邻居，王自梅也来了。敬酒敬到那一桌，发现她正高谈阔论这轮牛市，并翘着兰花指表示准备去环游世界。“你是做基金的啊？”王自梅看到费添两眼放光，“啊呀，你也要叫我一声嬢嬢的哦，我们以后要好好聊聊的！”

• 6 •

2008年，汶川地震、北京奥运、金融危机，上证指数从5500点跌落到1600多点。好在2007年时，我和费添把大半积蓄拿出来结婚买房，侥幸躲过一劫。而王自梅似乎就没有那么幸运。据说美容院的生意已经不好了挺长一段时间，加上现金都套在股市里，月月在澳洲又要用钱，她就结束了生意，又卖了一套房子，搬去和王婆婆一起住了。

吃吃喝喝游山玩水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，厄运就降临到了王自梅头上。2009年初，王婆婆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。有一天我回娘家正好见到王自梅也来找我妈，客气的一笑里神情非常疲倦。“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真是样样都要自己操心了，”她叹气，“养老院也不收，保姆又难请，只好我自己看。”我妈安慰她：“你运气也算好了，